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七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內翰范公

公名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中進士  
第知資州龍川縣司馬溫公辟同編脩  
資治通鑑書成除祕書省正字 哲宗  
即位擢右正言以親嫌改著作佐郎  
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遷  
右諫議大夫兼實錄修撰改禮部侍郎  
進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史院事又為翰  
林學士兼侍講 哲宗親政以龍圖閣  
學士知陝州紹聖初提舉亳州明道宮  
繼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  
州卒年五十八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被金甲至  
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  
是日公生遂以為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  
稱鄧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淳曰或  
配甫子而稱之故字淳甫家傳

公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通議河南君

皆蚤世叔祖忠文公撫育如已子公自以  
既孤每歲時親賓慶會慘怛若無所容閉  
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  
皆一時聞人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謂  
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  
忠文諸子爲諸父行云家傳

熙寧三年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  
公同編修供職祕省時王荆公當國人皆  
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論  
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

往見

家傳

初溫公又辟劉公放劉公恕同修書及溫公  
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各在官所  
獨公在洛溫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  
此書致力爲多是時富韓公致事居洛韓  
公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公獨厚疾篤  
召公以密疏授之大抵論王安石誤國及  
新法之害言極憤切韓公薨或疑以爲不  
可奏公卒上之家傳

元豐三年三月五日

神宗晏駕六月七日

公上䟽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  
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  
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已來不唯人臣無  
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唯 國朝  
自 祖宗已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  
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  
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  
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  
行在殯而百官有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  
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

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  
也旣以日而爲之又以月而爲之此禮之  
無據者也旣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祔廟  
而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  
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  
已行之禮旣不可追且衰裳不可以服勤  
則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亦是也臣  
愚以爲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

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唯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又論厚葬之禍乞於儉制之中更加損約未報又奏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今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 人主獨以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 人主之私喪也凡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今欲風天下以忠

孝莫如先正此禮然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服冕旣畢禮則復衰今 人主素服以聽朝而人臣朝服以治事亦古之遺法也唯群臣燕服當爲之制朞年之內純用縞素小祥可以有色而漸加以緣使脫去朝服而猶知有喪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唯遏密三年所以爲君服也今祔廟之後群臣不樂而百姓無禁是殺禮以姑息習爲俗樂之浮民而使人不知君臣之

義也彼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豈遽  
至於困窮哉臣以為禁之合於禮而無傷  
於俗請禁之便執政皆以為難唯溫公然  
之而議竟寢家傳

公除正言客有言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  
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  
不言乎殆不然也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  
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欲獻之  
神宗屬 神宗已不豫未及上元祐元年

上表進其書

家傳。又遺事云公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為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

鑑欲移文開封毀板冲力陳不可乃已。又云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按無它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穎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且看唐鑑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為著作佐  
郎實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溫公曰經筵若  
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  
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  
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乏溫潤之  
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

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遺事

除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其略曰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又况 皇帝富於春秋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輔養不可不御 陛下若崇儉朴以輔聖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臣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

矣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故願預為之防止於未然家傳

忠文公在許公謁告省覲 上遣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賁賜蜀公初朝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公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書云比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家傳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  
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  
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更不作宴唯因事  
則聽樂庶合禮意 上從之  
家傳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  
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  
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  
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爲  
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  
人爲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

人每遇太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  
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爲宜於四福院增  
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  
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  
其存活死損以爲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  
更舉行令官吏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  
民 上納用焉  
家傳

講論語畢賜宴于東宮 上遣中使賜御書  
唐人詩各一首宰執講讀官凡十有三人  
拜賜公表謝曰臣願 陛下篤志學問亦

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又賦詩以獻  
退而節畧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  
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  
之家傳

是夏權住進講公上疏其畧曰 陛下今日  
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  
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  
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  
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  
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

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  
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  
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  
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  
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  
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  
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 陛下惜此日  
月願以學爲急則天下幸甚家傳

除諫議大夫充實錄修撰時呂申公已薨公

遂就職家傳

蔡確既貶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過中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可失之於畧不可失之於詳自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震聳其黨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

不分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望戒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爲他日患

家傳

韓嘉彥已選尚公主公上言國朝舊制婚姻之家無預政事者今嘉彥尚主而忠彥執政此非祖宗故事不可爲子孫法陛下念韓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勲舊自用忠彥已來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



爲執政以前人望不及范純仁自居大位  
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  
然其爲人麤踈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  
士大夫多不親附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  
侍從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職事 陛下  
深居帷幄 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  
相權重昔 眞宗用王欽若丁謂必以馬  
知節參之今 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與  
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  
二人又皆人望素輕以臣料之自此廟堂

論議必無異同朝廷一決於大防與摯無  
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以得立惟  
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

下家傳

范忠宣公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范  
淳夫亦有言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  
見宰相政事如此亦豈可默也續

除給事中公復陳河事利害乞罷韓忠彥政  
事力辭然後就職即上言臣所領工房伏  
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須日有行下文字

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於中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力有害無利大臣猶執前說遂降指揮且開減水河權罷修河然其後卒如公議

家傳

禁中下開封府覓乳母十人公偶以腹疾在告聞之即上疏 皇帝曰 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無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 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

三十一

十三

十二

高宗

三歲此豈近女色之時乎 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 太皇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主乎 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 司馬光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護 仁宗 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已後未納皇后已

前居處不離 章獻卧内所以聖體寧實  
在位最爲長久 章獻於 仁宗此功最  
大臣考之國史 仁宗在乳褓 章獻使  
章惠太后護視 章獻臨朝 仁宗起居  
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  
勤備今 陛下臨朝日有萬事至於左右  
護視 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願  
陛下與 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戒飭  
保傳令以章惠爲法如其不然女色爭進  
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 陛下雖

欲悔之豈可及乎既而 太皇太后喻宰  
臣吕大防以兩諫議及公所奏皆無是事  
且令公轉喻諫官公既病愈叅告乃知之  
遂以喻諫官劉安世安世責公不言公言  
亦曾入一文字遂與劉公再入一疏見劉

公事中

家傳

有詔選后并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  
言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  
曰博議又與諸公討論講議約先王之禮  
叅酌其宜爲之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解

家人卦以獻

家傳○按文集初欲以都亭驛為皇

冊公言皇后天下母不可以先居夷狄之館古者天子親迎蓋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故用祭服通天

冠當古皮弁乃齊服不可用從之

浙西水災朝廷遣使賑之言者謂浙西災不

至大而州郡奏報以少為多乞考其虛實

而懲責其尤甚者又乞令賑濟官凡措畫

稍大事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

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奏知有旨

施行公封還之極論其不可

家傳

公嘗采集帝王學問及記 祖宗講讀故事

為帝學八卷上之

家傳

祕書監王欽若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

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

道釋蓋以備篇籍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

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

崇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無所不有若用

此為例各委本色則豈 祖宗設館之意

哉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

木征時人謂之安撫大師今乃有校書道

士人必謂之編校大師矣事雖至微實損



國體遂罷其命家傳

元祐七年三月邇英閣對公奏臣掌國史伏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

三百字

八十三之一

八十五

南安道

子之所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之爲君子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唯欲臣下切直故言蘧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願陛下以爲法昭示所好以慰群生之望上然之家傳

公進言無隱考古驗今反覆曲折至於再四而其言愈切大意勸上畏天愛民脩身納諫稽法祖宗而專引仁皇行事以爲故實又采集仁宗聖政數百事爲仁

宗訓典六卷以獻公平居口不言人過遇事  
別白邪正是非畧無假借以謂不若是則  
履霜堅冰危國亡家之本也必極論而力  
正之在經筵據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書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墻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却  
立云願  陛下留聽  哲宗首肯者再三  
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公  
曰孟子切於救民故深勸齊王與民同樂  
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

淫哇之聲非先王之法豈可以薦上帝配  
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  
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  
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荅顏淵之  
言孔子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  
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大  
王好色公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  
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太王與  
民同欲然臣竊以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  
民太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以好

貨亦不可以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齊宣王中才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家傳

東坡先生嘗謂薦曰范淳夫講說爲今經筵

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

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李薦師友談記

太史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

在 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先生

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

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

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談記

太史公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

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

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

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

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談記

太史公講太史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之說

注謂子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爲諱惡公曰

以臣所見所謂諱惡者危亡之言也爲人

君必使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爲人臣必使

危亡之言不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名御  
畏懼保其社稷若夫子邠雖爲桀紂之亡  
日與先代忌辰此有司常事耳不足道也

談記

元祐初公以著作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  
班御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願  
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爲失  
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  
下馬留榜子與閣者云只煩陳覆欲知曾  
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僦居城西白

三百八十一

十三之一

十八

高士道

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  
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 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遺事

公爲禮部侍郎車駕將幸太學公以唐開元  
中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先聖今乃未  
用王者之制請幸學酌獻之日特命改正

家傳

公薦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可備讀官程頤  
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管師仁可備講官  
又別奏辯頤被誣事甚悉家傳

執政以公懇請進擬龍圖閣待制知梓州

太母宣諭曰只爲孫兒不肯教他去且爲

孫兒留之公遂不敢有請

家傳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庶政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

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時不可不御也 太皇太后內定

大策擁立 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

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專心一意保

佑 陛下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

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帝之政逐 先帝

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 陛

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

者以萬數 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

改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

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

罪當逐 陛下與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

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  
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 太皇  
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碩不如此則天  
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辯察是非  
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  
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如  
其不然則臣恐姦言繼進致 陛下於有  
過之地失天下之心不可不預防也此等  
既上悞 先帝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公與蘇公約皆上

章論列蘇公已具草見公之章遂附名同  
奏竟不肯出其藁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  
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  
言之皆可行也公又上疏陳 祖宗創業  
之艱難勸 上憂勤抑畏以守大業且曰  
元豐之末時運艱危 先帝早棄天下  
陛下嗣位幸賴 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  
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  
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  
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專行

仁宗政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夫以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矣 太皇太后爲 陛下立太平之基已有成効臣願 陛下守之以靜無所改爲恭已以臨之虚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 祖宗法度 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了於聖心矣家傳

有旨召內臣十餘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公上疏言 陛下初政未嘗聞行

一美政訪一賢臣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謂 陛下私於近習臣竊惜之不報又請對極言小人官官不可用歷引古今及陳呂惠卿蔡確章惇李憲王中正等罪狀時惇惠卿皆復官 上已有相惇意人情益搖大臣不敢爭臺諫不敢議惟公論奏不已親舊力勸止公以謂今事已不可回必得重禍公曰不然吾以經術侍人主職在輔導事至於此其能默乎 哲宗臨朝威嚴群臣不敢仰視而待遇公極

於溫渥是日所論亦皆和顏開納公曰

陛下既以爲然臣乞携此章示執政且詰責之時范忠宣猶當軸也 上曰且留此

朕欲再看復獎喻再三公謝而退

家傳

元祐九年三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公因對極言宜恐懼脩省以荅天戒務在安靜以寧天心時繼述之論已興方欲更變法度公每因事進諫言極忠憤 哲宗終無忤色公乞補外 上云不要入文字執政官有關公亦不知 上意明日蘇公自門

下侍郎出知汝州公再上章請郡又不許上且欲大用有成命矣內外梗之者甚衆已而中輟

家傳

閏四月除知陝州朝辭勸 上以寬到任謝表云非堯舜不陳竊慕責難之義惟 祖

宗是憲仰禪求助之明蓋平日之志也

家傳

章惇拜相蔡卞脩國史公罷郡宮觀令與同進書官趙尚書彥若黃校理庭堅同於京畿居住報應史院取會文字初卞以前史官直書王安石罪欲中傷以詆誣 神考



之罪實錄中出千餘條以謂皆無證據欲逮諸史官繫詔獄覈實既而檢尋悉有據故所問止三十二事公以實報遂與趙公黃公皆坐貶公得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不可家傳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

納至於以訐為直以無為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多事矣皆可以為罪也亦不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覓乳媪事惇卞以謂上疏太母所以離間哲宗也然公先上皇帝疏後數日乃上太母疏止是勸上以愛身脩德太母以保護上躬而已明年徙賓州元符元年移化州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竟不知所坐也家傳公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桮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

所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  
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如新皆  
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遺事

公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  
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遺事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  
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  
立朝矣遺事

呂吉甫之用事也 神宗極知其姦邪嘗謂

惠卿可斬紹聖初起廢謝表力詆元祐政  
事及諸公又自陳遭遇 先朝被眷深厚  
鋪叙甚詳公笑曰宜乎世以嚴子陵爲高  
人也遺事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  
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  
十三也遺事

公篤於兄弟之愛蜀中歲入不復問多寡奏  
薦先諸弟及捐館温猶未官也遺事

公平生不問家有無俸入所得與族人賓客

共之以故常不足逮南遷家徒四壁遽以蜀田質於人出倍稱之息始能辨行事

哲宗即位 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

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內翰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

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旣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嚙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皆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

尤可哀也

聞見錄

公曰范純夫其問學脩身固好若造理與立

事則未在蓋氣質弱於劉道原

尤城譚錄

二十三

十三之一

二十六

卷

十三之二

吏部侍郎鄒公



公名浩字志宇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  
歷揚州潁昌府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  
博士出爲襄州教授元符元年召對除  
右正言明年除名勒停羈管新州 徽  
宗即位復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除右  
正言遷右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中書  
舍人遷吏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江  
寧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

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  
寧四年移漢陽軍居住五年復承奉郎  
遂歸常州大觀四年復直龍圖閣政和  
元年卒年五十二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  
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  
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  
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  
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  
從人望也是時 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

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它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旣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

盡而正論行焉真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藹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

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龜山集鄭公奏議集序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

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氏遺書

志完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

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

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崔正

言婆娑集

志完云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經千門萬戶

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御名獨

三百一十年

十三之三

三

原由

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

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

胡氏傳家錄

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

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

志完教授穎昌與承君遊相樂也志完性

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

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

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

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

染絲之句為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

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取告見之間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聲色獨於浩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立劉氏爲皇后承君謂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

后時浩之言慙矣上初不怒也浩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浩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太宗正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



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  
大疫承君日自挾盥戶問病者藥之良勤  
得疾而卒

聞見錄

十三之三

諫議陳忠肅公

公名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中元豐二年進士甲科爲湖州書記簽書鎮東軍判官事除太學博士辭不就紹聖初復除博士祕書省校書郎通判滄州除著作佐郎樞密院編脩官皆辭不赴差知衛州 徽宗即位召除右正言遷右司諫責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復召爲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官辭史局除

右司員外郎以上宰相書責監建州武夷觀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袁州編管崇寧元年移送廉州量移郴州得自便以子正彙事逮繫詔獄送通州安置坐進尊堯集送台州編管復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今居南康軍徙楚州宣和六年卒靖康中贈諫議大夫紹興中特賜謚

公爲越州簽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

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  
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  
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  
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  
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初卞嘗爲公語  
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  
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  
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  
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  
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公少俟公不爲止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  
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  
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  
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  
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  
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遺事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  
遇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  
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  
諭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

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上方  
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  
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  
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  
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章復竚思良久曰  
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  
公悞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  
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  
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  
改成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

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  
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  
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  
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  
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  
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  
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  
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  
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  
正章雖迂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

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

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

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迂遺事

○龜山語錄云瑩中言宰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爲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却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揔腦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

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

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

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

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

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

歉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

復敢議毀矣遺事

紹聖大臣嫉元祐更改王荆公已行之法乃

用繼述之說以爲形跡先朝追貶司馬

溫公等加以不孝之名上謗宣仁事傷

國體公時為太學博士被旨賜對其奏  
劄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  
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  
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  
以成帝王之治也造膝之言遂明繼述之  
義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 泰陵  
喜所未聞反復詰問語遂移時迫於進饌  
公乃引退 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變更  
時事之意執政聞而恨之遂黜公于外  
泰陵聖顏英睿臣下奏對往往懾於天威

少或契合公始召見遽以人所難言逆意  
開陳辭達義明使人主豁然感寤由是搢  
紳士夫罔不欽服蘇黃門聞之撫几歎曰  
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知出此遂以

書抵公歎譽甚至

遺事 又聞見錄云陳瑩中  
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

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  
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衆  
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  
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為忤不復用

公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  
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  
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將因

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遺事

公自館職請外補得倅滄州秩滿移守衛州中間數有薦章兩被內除皆辭不行至紹聖末徽宗即位召為言事官於是即日

二〇九二八

十三之三

六

青部

就道論章惇蔡明繼述平日之志略行焉

遺事

公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遺事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  
言路衆議皆以 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  
叙官爲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  
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  
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  
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  
可無後患不冝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  
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  
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  
也

遺事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  
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常言人主  
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  
聰明况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

遺事

公譽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  
聖間諸公文薦於朝公御名所主多所退避  
及後被眷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  
往往嘗相舉薦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舉  
爾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已未嘗以預薦而



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薦刺而廢公議則朋黨之說無緣而起遺事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它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荅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遺事

公每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遺事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辯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然猶

止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謂  
荆公已歿宗其說以殖私黨者卞實罪魁  
救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若根源鋤塞則  
制其流蔓易矣及邪說大行勢不可回於  
是直攻荆公之惡以明禍本之所在所以  
復著四明尊堯也雖尊崇宗廟破闢私  
史立意則同而議論直捷無所迴避則後  
集乃公之所取以為正也故公自謂四明  
尊堯者芻蕘改過之書也後集序文可以

備見

遺事○元城譚錄曰陳瑩中安世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中庸曰道之不行不明也我知之矣

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若瑩中者多失  
之過如尊堯集先評王荆公為伊呂聖人之耦而後  
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其始論荆舒日  
錄也乃歸過蔡卞以為吾用權道且君子立言行已  
當本之誠此之謂誠可乎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善善惡惡或原心定罪則有之何嘗有嫁罪誣人  
之事今欲正一大事而枉筆且誣人是自招曲也如  
此安有能立者乎○又曰當今之務非出於荆公則  
入於溫公矣元祐諸公所行蓋有未當處不可全用  
今日之事則固不可用有一道理未嘗為人說恐乃  
一傳去使渠輩先施弓箭而不可不為吾子言然則  
救弊之理莫若只宗神考大有不可及者則漸自  
正韓璠曰陳瑩中之說固如是也公曰安世嘗嘗語  
之以此○劉公集有荅陳公書論尊堯集大槩與前  
說同但其末云報君行已苟已  
無憾而今而後亦可以忘言矣

公自諫省謫揚州筦庫以論蔡京交結外戚  
迂 欽聖也被命數日 欽聖悔寤遣中

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解 主上召還  
矣賜公度牒十道俾勿遽行繼遂有無爲  
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廷而復言者差遣是  
非不辨不敢祇受及京得外補公乃拜命

遺事

公自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時何相執中  
爲禮部侍郎一日以間與公曰今早見貴  
人公即真矣公即呼正彙示之曰吾與丞  
相議事多不合今所聞乃爾是欲以官爵  
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有異同則公議

三百卅六

一三之三

十

柯文

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  
就汝其爲我書之又曰郊祀不遠彼不相  
亮則失汝恩澤能不介意乎正彙再拜願  
得書公乃大喜明日持以入局未及問丞  
相約公相見連介催促公留使者少候已  
而同舍朱世英來公拉之同往朱不知所  
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  
候坐定遽出書爲獻丞相大怒辯論移時  
公指事叙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聳觀朱  
亦皇恐失措丞相怒甚翹足肆坐語浸驕

慢公雍容起白曰瓘之所論者國事是非當付之公議相公未可失待士之禮也丞相整儀無語公遂起竟不聞所以相招者何言信宿遂有海陵之命遺事

公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正彙幹盡錢塘偶聞蔡密詫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搖東宮之迹不敢隱嘿乃自陳于帥司蔡疑時為抗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獄辭果不右正彙而公亦連逮開封尹

李孝偁脅誘公使證正彙之妄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瓘豈與知若瓘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况不欺不貳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

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

置通州之命

遺事○又聞見錄云瑩中為諫官時

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責例用赦放歸猶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為動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簾中列五木于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確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為不知情即日放歸再隸通州其子配海上

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

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眾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輩敢欺

罔上下也

何執中爲宰相鄧洵仁爲執政○遺事

公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爲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

遺事

公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慄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爲將有處分于公也慄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

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副本而慄爲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慄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爲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攷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而以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懾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

安之不以為撓懾亦終不能爲害

遺事

公謫台州於法合進謝表台州不爲發遞表未得達而石懾之來聲勢甚異公料其必受蔡蕤風旨意在得其所投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爲封事繳謝表封緘於篋題以臣名懾至果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蕤與執中皆怒未幾罷之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曰吾於蕤初無它疑懷遺書之愧而其黨未必知納忠相据實自爲計今顯其迹則法使之術不

行矣遺事

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  
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  
武蔡凝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  
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凝與公初不相  
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凝為太學生以  
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議遣  
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  
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  
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凝以對策為

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  
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彙  
三山之竄石幟台州紛紛皆其所為也遺事

公遷責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迹州郡宴會  
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  
知名願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  
王豐甫仲疑為越帥以公早為岐公所器  
重具舟楫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  
越人聞公赴府會競來觀瞻比肩輿歸館  
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遺事



公在台五年屢該赦當自便而刑部不敢檢  
舉既而。上旨令叙官放還乃因郊霈露  
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  
郎實鑄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  
劄去奉 御批叙復數內陳瓘叙復未當  
合於見存官外叙一官仍取旨與差遣符  
州告示本官知委公既供知委而來通州  
將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公具家狀陳  
乞差遣人皆賀公以爲起發有漸也公曰  
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應

見問 上聞吾叙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  
公不敢但已爲此遷延之說以塞上旨家  
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  
流落而因茲乞憐爾乃報去家狀昨因削  
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遺事

公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慄以私  
隙詬爭章密取旨送慄獄以罪編置通州  
因揚言爲公報忿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  
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  
姻家而於慄亦沾親慄屬宰求館舍宰以

為疑公謂宰白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  
卹彼乃為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  
力械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為  
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  
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為江上之遊遺事

公泛江至江州愛其江山之勝因卜居于城  
外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士大夫經由  
江上者徃徃不之公府而必到公家公延  
接無間每為燕豆之款踰年歡適忽有朝  
旨不許出城月申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

不下司文移以俟新守之到外間叵測無  
不震懼交遊中有來索與公徃復書簡者  
有碎公所書碑刻牌額者公亦自期以一死  
惕息俟命而已閱數日乃移南康居住蓋  
緣王案得罪疾公者乘此時以怖公也劉  
待制器之聞之以書抵公曰此乃鶴相恐  
脅濮上之策伎止此耳遺事

公晚年益負天下重名蔡氏之黨必欲殺公  
以快意時王案得罪而公適居江州讒者  
以為公來居案之鄉郡因危言陷公賴

徽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及後方寇嘯聚  
又造飛語言公之壻為寇所劫取欲以相  
中傷復有楚州之命蓋公所論京下皆披  
摘其用心而發露其潛慝蔡氏最所忌嫉  
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為最酷猶以  
保全不至死也遺事

公徙居山陽也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可  
或疑其蔡氏腹心勸公晦跡而過公曰吾  
無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  
乎乃先遣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

行已之道願望見而不可得之語即出郊  
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後聞其奏  
報方寇事不為欺隱以書譽之於舊曰蔽  
遮江淮沮遏賊勢斯人有助也蓋公與人  
為善不分彼此大率如是晚進後輩因公  
激發默化而為善者不可一二舉也遺事

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  
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  
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  
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

補恩澤捨已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  
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意  
遺事

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  
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言之  
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  
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公平生  
手不執錢不視權衡貨殖之事未嘗講論  
唯於農田不廢詢訪以米之貴賤而察歲  
之豐凶也然常語人則曰有國家豈能忘

利或孳孳而營之或臨事必以為言此前  
賢以為戒也遺事

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  
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  
人戲問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  
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御下尤有禮法  
未嘗以非類罵人遺事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  
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  
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

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遺事

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又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事往往嘗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遺事

李丞相伯紀爲柱史坐論水被謫有書與公

求華嚴奧旨若將忘世者公以狄梁公得筏猶捨之語報之且謂李文靖王文正二公皆好佛者未嘗泥其教文而專以衛物爲心文靖爲相以不擾之說報罷內外所陳利害文正當軸終日端默包兵革以待夷狄勉其繼踵二公於筌筏之外書辭數千言及後伯紀果大用識者歎公澡鑑且服公之至論也遺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了

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  
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  
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荅  
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  
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  
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  
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  
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  
病使人勉公以鑿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  
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賢士

大夫所欽屬如此遺事

公自遷責所居必葺小齋終日寫閱內典觀  
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  
錄名曰知恩殆千餘軸又雜觀百家之文  
鑿卜等書開卷得益者亦片紙記錄粘于  
壁間環座旣遍即合爲一策名曰壁記如  
此者又數十冊遺事

張丞相天覺晚年亦好佛書重道建華嚴閣  
作醮籙會黃冠釋子紛紛奔趨之公雖嘗  
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

書簡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  
勲業地無愧是神仙及在山陽方與賓舊  
會食見邸報有天覺所上遺表遽止酒而  
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固非  
粹德且復才踈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  
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  
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  
未幾公亦感疾浸至大故遺事

陳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  
輩與公之交遊必平闕書云某公某官如

三十八 十一之三 二十一 余七

稱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已同等  
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謝良  
佐云此皆可以為後生法童蒙訓

陳瑩中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已之力量  
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童蒙訓

陳左司瓘送其姪淵責沈文曰予元豐乙丑

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  
淳夫同舍是時先公為秘書省正字公嘗論顏子不遷怒

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

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  
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愧了翁  
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  
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龜山先生  
題責沈後曰了翁以蓋世  
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  
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愧非有  
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疆何以及此高文大  
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  
少補之哉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  
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  
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

三百六十五  
十三之三  
二十三  
第七

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  
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  
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  
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  
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  
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  
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  
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  
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叅大政士大夫相  
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



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旣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龜山撰公祠堂記



